



南北傳對讀

雜阿含 0015 經 VS 相應部 22 相應 36 經

	雜阿含 0015 經	白話譯文	相應部 22 相應 36 經
	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	我這麼聽聞：有一次，佛陀住在舍衛國的祇樹給孤獨園。	起源於舍衛城。
	爾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卻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今當為我略說法要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修不放逸；修不放逸已，當復思惟：所以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鬚髮，身著法服，信家非家出家為究竟無上梵行，現法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	那時，有一個比丘來到佛陀那裡，頂禮佛足後，退坐一旁，跟佛陀說：「太好了！世尊！現在請為我簡略地解說您教法的要義，我聽了教法以後，會獨自在一個安靜的地方，精進修行而不放逸懈怠。精進修行而不放逸後，我會再思惟：一個善男子之所以出家，剃除鬚髮，身穿袈裟法服，確信世俗的家不是真正究竟安穩的家，而出家學道，是為了要徹底完成無上的清淨梵行，在現世今生中自知作證：『我六根的再生已滅盡，清淨的梵行已確立，所應做的修行都已做完，自己知道以後不會再有輪迴。』」	那時，某位比丘去見世尊……（中略）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：「大德！請世尊為我簡要地教導法，凡我聽聞世尊的法後，會住於單獨的、隱離的、不放逸的、熱心的、自我努力的，那就好了！」
	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！快說此言，云：『當為我略說法要，我聞法已，獨一靜處，修不放逸……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』如是說耶？」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	那時，世尊告訴那位比丘說：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比丘你真是暢快，能這麼說：『請為我簡略地解說您教法的要義，我聽了教法以後，會獨自在一個安靜的地方，精進修行而不放逸懈怠。……乃至自己知道以後不會再有輪迴。』你是這樣說嗎？」比丘跟佛陀說：「是的，世尊！」	

	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！當為汝說。」	佛陀告訴比丘說：「仔細地聽！仔細地聽！好好地思惟！我這就為你解說。」	
	比丘！ <u>若隨使使者，即隨使死；若隨[使]死者，為取所縛。</u> 比丘！ <u>若不隨使使，則不隨使死；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</u> 」	比丘啊！如果被煩惱結使所奴役驅使，就會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；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的，就會陷入執取而被執取所繫縛。相反地，比丘啊！如果不被煩惱結使所奴役驅使，就不會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；不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的，就不會陷入執取，而能解脫執取。	「比丘！ <u>凡潛伏者，他被推量；凡被推量者，他以那個走到稱呼。</u> <u>凡不潛伏者，不被推量；凡不被推量者，他不以那個走到稱呼。</u> 」
	比丘白佛：「知已，世尊！知已，善逝！」	比丘跟佛陀說：「我知道了，世尊！我知道了，善逝！」	「已了知，世尊！已了知，善逝！」
	佛告比丘：「汝云何於我略說法中廣解其義？」	佛陀告訴比丘說：「你是怎麼從我簡略解說的教法中，深刻而詳細的理解其中的義理呢？」	「比丘！那麼，如怎樣你對被我簡要地說的，詳細地了知義理？」
	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 <u>色</u> 隨使使，色隨使死；隨使使、隨使死者，則為取所縛。 如是， <u>受</u> …… <u>想</u> …… <u>行</u> …… <u>識</u> 隨使使，隨使死；隨使使、隨使死者，為取所縛。」	比丘跟佛陀說：「世尊！如果在物質經驗中，被煩惱結使所奴役驅使，就會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；而被煩惱結使所奴役驅使且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的，就會陷入執取，而被執取所繫縛。 同樣地，如果在感受、想像認知、意志活動、識別了知等心理經驗中，被煩惱結使所奴役驅使，就會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；而被煩惱結使所奴役驅使且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的，就會陷入執取，而被執取所繫縛。」	「大德！如果對 <u>色</u> 潛伏，他被推量；凡被推量者，他以那個走到稱呼。 如果對 <u>受</u> 潛伏者……如果對 <u>想</u> 潛伏者……如果對 <u>諸行</u> 潛伏者……如果對 <u>識</u> 潛伏者，他被推量；凡被推量者，他以那個走到稱呼。」
	世尊！若 <u>色</u> 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；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」	世尊！如果在物質經驗中，不被煩惱結使所奴役驅使，就不會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；而不被煩惱結使所奴役驅使且不被奴役驅使	大德！如果對 <u>色</u> 不潛伏，他不被推量；凡不被推量者，他不以那個走到稱呼。」

	如是，<u>受</u>……<u>想</u>……<u>行</u>……<u>識</u>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；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	到底而不離的，就不會陷入執取，而能解脫執取。 同樣地，如果在感受、想像認知、意志活動、識別了知等心理經驗中，不被煩惱結使所奴役驅使，就不會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；而不被煩惱結使所奴役驅使且不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的，就不會陷入執取，而能解脫執取。	如果對<u>受</u>不潛伏……如果對<u>想</u>不潛伏……如果對<u>諸行</u>不潛伏……如果對<u>識</u>不潛伏，他不被推量；凡不被推量者，他不以那個走到稱呼。
	如是，世尊！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」	就是這樣的緣故，世尊！我從您簡略解說的教法中，深刻而詳細的理解其中的義理。」"	大德！我對這個被世尊簡要地說的，這樣詳細地了知義理。」
	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！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，所以者何？ 色隨使使，隨使死；隨使使、隨使死者，則為取所縛。 如是，<u>受</u>……<u>想</u>……<u>行</u>……<u>識</u>隨使使，隨使死；隨使使、隨使死者，則為取所縛。 比丘！色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；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 如是，<u>受</u>……<u>想</u>……<u>行</u>……<u>識</u>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；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」	佛陀告訴比丘說：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比丘你真的從我簡略解說的教法中，深刻而詳細的理解了其中的義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如果在物質經驗中，被煩惱結使所奴役驅使，就會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；而被煩惱結使所奴役驅使且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的，就會陷入執取，而被執取所繫縛。 同樣地，如果在感受、想像認知、意志活動、識別了知等心理經驗中，被煩惱結使所奴役驅使，就會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；而被煩惱結使所奴役驅使且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的，就會陷入執取，而被執取所繫縛。 相反地，比丘啊！如果在物質經驗中，不被煩惱結使所奴役驅使，就不會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；而不被煩惱結使所奴役驅使且不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的，就不會陷入執取，而能解脫執取。	「比丘！好！好！比丘！你對被我簡要地說的，詳細地了知義理，好！ 比丘！如果對色潛伏，他被推量；凡被推量者，他以那個走到稱呼。 比丘！如果對受潛伏者……比丘！如果對想潛伏者……比丘！如果對諸行潛伏者……比丘！如果對識潛伏者，他被推量；凡被推量者，他以那個走到稱呼。 比丘！如果對色不潛伏，他不被推量；凡不被推量者，他不以那個走到稱呼。 如果對受不潛伏……如果對想不潛伏……如果對諸行不潛伏……如果對識不潛伏，他不被推量；凡不被推量者，他不以那個走到稱呼。

		同樣地，如果在感受、想像認知、意志活動、識別了知等心理經驗中，不被煩惱結使所奴役驅使，就不會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；而不被煩惱結使所奴役驅使且不被奴役驅使到底而不離的，就不會陷入執取，而能解脫執取。」	
			比丘！對這個被我簡要地說的，義理應該這樣被詳細地看見。」
	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心大歡喜，禮佛而退。 獨在靜處，精勤修習，住不放逸；精勤修習，住不放逸已，思惟：所以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鬚髮，身著法服，信家非家出家……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	當時，那位比丘聽聞佛陀說法後，心中非常歡喜，禮敬佛陀之後就離開。 然後就獨自在一個安靜的地方，精進修習，安住不放逸懈怠。精進修習，安住不放逸懈怠後，就思惟：一個善男子之所以出家，剃除鬚髮，身穿袈裟法服，確信世俗的家不是真正究竟安穩的家，而出家學道……乃至自己知道以後不會再有輪迴。	……（中略）
	時， <u>彼比丘即成羅漢，心得解脫</u> 。	當時，那位比丘就成阿羅漢，心得解脫。	然後 <u>那位比丘成為眾阿羅漢之一</u> 。